

李 桅 译

阿·伊麦尔马尼斯 著

好莱坞旅馆的幽灵

1 E-172.4
185
51.00

好莱坞旅馆的幽灵

阿·伊麦尔马尼斯 著

李 桅 译

《好莱坞旅馆的幽灵》

(苏) 阿·伊麦尔马尼斯 著

李 桅 译

责任编辑 周承刚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印刷晒图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12.75印张 28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 12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刷 1—50000

标准书号：ISBN7—5048—0148—81/I·21

书号：10267.94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在西班牙景色如画的海滨疗养地帕诺塔罗斯，亿万富翁什里维尔的妻子乌娜和儿子罗尔突然“中毒”身亡，女儿格文多琳也突然失踪。

著名的“超级影星”艾维琳借饭店侍者墨西哥人拉米罗斯突然私奔，来到海滨疗养地度“蜜月”。

私人侦探穆恩受什里维尔重托抵达帕诺塔罗斯，但布置在他周围的是重重疑阵，教堂神父、古堡侯爵、饭店侍者、当地警察局长、邮电局长以及驻当地军官荷勃尔杰伊将军、梅尔勃里奇少校、罗济塔中尉都成了谜一样的可疑人物，豪华的“好莱坞”旅馆和颓圯的古城堡一时间气氛神秘，到处游荡着幽灵。化验证明什里维尔家母子俩是食物中毒身亡，但化验本身就是一场欺骗，什里维尔电令火化妻儿尸体，但电报本身系他人冒充发出，失踪的格文多琳被视作与一个匪徒私奔，但追踪结果表明，潜奔的是与她面貌酷似的艾维琳。格文多琳的汽车坠入魔鬼峡谷，而当汽车残骸被直升飞机吊上来后，发现横死车中的不是格文多琳，而是与她私奔的那个匪徒……什里维尔家母子俩究竟是怎么死的？帕诺塔罗斯附近的安尔孤岛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侯爵家的祖传珍宝究竟藏在哪里？这一切，只有当穆恩九死一生，只身闯入岛上一个布满发光粘腻的洞穴后才揭穿谜底，从而使真相大白。

目 次

卷 一

惨 祸 之 后

一、密莱瓦·英格尔的幽灵·····	[1]
二、抵达帕诺塔罗斯·····	[19]
三、证人说话了·····	[31]
四、一份通知火葬的电报·····	[42]
五、洋娃娃·····	[56]
六、一封未经发出的信·····	[61]
七、恩卡尔诺医生哪儿去啦·····	[66]
八、唐·赫尔南多小酒馆·····	[74]
九、卡斯杰利马列侯爵·····	[80]
十、扁桃气味·····	[89]
十一、扁桃仁大蛋糕·····	[97]
十二、将军的秘密·····	[105]
十三、一盘象棋之谜·····	[114]
十四、进入黑洞之后·····	[120]
十五、古堡幽灵·····	[128]
十六、卡斯杰利马列伯爵的遗嘱·····	[138]
十七、穆恩先生失眠了·····	[150]
十八、“超级”香肠·····	[155]

十九、杂志上的照片.....	[163]
二十、匪徒的女伴.....	[170]
二十一、信藏到哪儿去啦.....	[181]
二十二、唐·卡米洛的渔船.....	[194]
二十三、什里维尔的电报.....	[200]
二十四、格文多琳在马德里.....	[207]
二十五、城堡围墙上的会见.....	[223]
二十六、德勃尔杰伊将军的秘密.....	[232]
二十七、最后消息.....	[244]
二十八、记者招待会.....	[256]

卷 二

发光的骷髅

一、格文多琳的一封信.....	[269]
二、密窟.....	[283]
三、山间埋伏.....	[291]
四、什里维尔·罗尔的日记哪儿去啦.....	[305]
五、No00111彩票.....	[313]
六、魔鬼峡谷里的尸体.....	[325]
七、穆恩先生的私人要闻.....	[350]
八、证人们的秘密.....	[370]
九、发光的骷髅.....	[381]
十、德勃尔杰伊将军的破产.....	[389]
十一、尾声.....	[397]

密莱瓦·英格尔的幽灵

三月二十日，一辆黑色的“福特”牌汽车颠簸着驶近独立大街四十二号住宅。驾车人把车停在刚刚开走的一辆象牙色的“半野马”牌汽车原来停过的地方，却不忙着走出车来。这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身穿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额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黑色细毡帽，脸上满是皱纹，戴着副黑眼镜。手套也是黑色的。“半野马”牌汽车用它那播放出的电子音乐声充斥整条街道，随后便消失在茫茫的雪幕之中，而那个人还一个劲地坐着，聚精会神地盯着汽车头灯的亮光。五分钟过去了。再没有一辆汽车在附近停下。看来，一切正常。

这个人这才让自己走出车来。只见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周身的黑颜色和汽车的黑颜色交融成一片。湿漉漉的雪花布满了他那变驼了的后背，他仍然一个劲儿地站着，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天黑得已经看不见了——街灯亮了起来，摩天大楼看上去通体透亮，在那已经看不见的屋顶上方——一缕缕暗红和惨绿色的光芒闪烁着，再往上——透过雪花飞舞的夜空，又是一片朦胧的光晕——这是大都市上方流漾着

的电火的反光。

呆若木鸡地凝视天空，在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打从他大儿子当上飞行员之后，他就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经常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这即令是对超音速飞机和火箭说来都显得那么遥远而渺不可及的天空。

穿黑大衣的人摇了摇头，拖着那两条象是被灌满了铅的腿，朝着停车场上的自动装置走去，往里面一下子投进六枚硬币，又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这才无声无息地溜进屋里去，竭力设法不让人发觉。

他躲开专门为密莱瓦·英格尔小姐的主顾们而准备的通往八楼的直达电梯，选择另一个。为谨慎起见他一直坐到最上面一层，才又折回来降到第八层楼。

开门的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男子，穿着合身的深灰色西服，一副学者风度。

“您叫什么名字？”他一面发问，一面彬彬有礼地鞠躬，俨然摆出矜持的外交家与友邦部长交换礼节的姿态。

“帕诺塔罗斯！”穿黑大衣的人嘟囔着说道，一边神经质地耸了耸肩膀。他本打算信口说出一个名字（比如说史密特或詹姆士）。可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结果竟然冲口说出这个可以把他出卖掉的字眼。

“帕诺塔罗斯先生，太好了！”仪表堂堂的男子把名字记进一个带黑皮封面的本子里。“请到客厅里去。密莱瓦·英格尔小姐的秘书会通知您，她会不会接待您……存衣室在左边，右边是厕所……”

这间客厅对于十五个急不可耐地等着换上个儿的主顾说来显得太宽敞了一点。它该给人留下一种带有威逼性的强烈印象，正象教堂高高的穹顶威逼着那些跪在地上的信徒一

样。但密莱瓦小姐本人摒弃了所有神秘主义。客厅的布置表明：她认为她所从事的占卜活动具有足够的科学根据。墙上挂着的不光是靠心灵交通术获得的奇特的火星建筑物图像，还有更加奇特的金星宇宙飞船的模型，外加上介绍现代天文学光辉成就的照片。

穿黑大衣的人为了尽量不让自己引人注目，极力把自己深藏在圈椅里，让一片阴影掩盖住。壁上射下来的光线只照出放在圈椅扶手上的他那双戴着黑手套的手和裹在旧的裤子里的两条腿。与那半科学的室内布置相反。客厅里的照明给人一种神秘的隔世感，人们兀在半昏暗之中，朦胧的光线流泻在墙壁上。这墙壁和那白得耀眼的门相比，实在显得太暗了，门后面就是密莱瓦·英格尔小姐的圣堂。

门无声地开了，又倏地闭上。秘书迈着无声的步子，朝着穿黑大衣的人走来。他穿的也是一件深灰色西服，象那位看门人一样。只是外貌看上去更加象位学者，鞠起躬来也更加显得彬彬有礼。

“帕诺塔罗斯先生，您是想看到自己的未来吗？”

穿黑大衣的人闷声闷气地惊叫了一声。他这才刚刚忘记，有人曾用这个名字招呼过他。

“您别害怕？没什么可怕的！”秘书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惊叫，安慰他说：“如果您有所怀疑，不妨读一读古德曼教授写的那份权威性的证明书。”秘书用头指了指那张放满小册子和杂志的小桌子。用一种十分干练的口吻说道：“这种非凡现象，具有完全的科学根据……此外，在法术施行期间，您可以看到一些飞翔在空中的缥缈隐约的幽灵。请别害怕！这只不过是一种视觉上的效果，它能帮助英格尔小姐更快地沉入招魂性的迷睡之中，这种迷睡有时会导致最深沉的昏

迷不醒，以致医生不得不来给她号脉，量血压……如果医生中断这场法术，那也是出于不得已，您还可以无偿地再来第二次……这就是您应该知道的一切。酬金多少您清楚吗？”秘书说出了数目，这笔酬金可以用来购买老头所有的衣服，再加上他那辆汽车。

“您是开支票还是付现金？”秘书姿态优雅地摊开自己的一只手。”要是付现金的话，可以打百分之五的折扣。”

老头把手伸进西服上衣的上口袋里，接着，象是想起了什么似地，又急忙把手缩回，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来。他付现金不是为了节约那百分之五的钱。钱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在支票簿上签字，会暴露出他的真实姓名。此外，他这次来访也不能让任何人（其中包括那位能占卜未来的人）知道。

“钱数正好！”秘书点了点钞票。“请您等着，一会儿就招呼您。”

来访者一个接一个消失在那扇白得耀眼的门后面。谁也不再回到客厅里来。很明显，还有另一扇门充当出口之用。这时越发显得宽敞和空荡荡的客厅里现在只剩下老头子和另一位年轻姑娘，这姑娘坐在另一把圈椅里，显得十分焦躁不安，不时偷偷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个扁平的水壶，喝上几口。终于也轮到她了。

只剩下老头子一个人了。他这才感到自己更加有了信心，甚至，连黑眼镜都敢摘了下来，还用颤抖的手指翻开桌上放着的那几本杂志，这是一些为千百万电影观众所熟悉的大腿、胸脯、面孔的五光十色的大杂烩。可是老头子既没有看到那妖冶的微笑，也没有看到那肉感的大腿和那诱惑人的微微眯缝着的眼睛。在她们之间他看到的只是表示哀悼的黑框框

和一片空漠。这一切就象被施展上妖术一样……忽然间他醒过神来。那张照片这才显得具有色彩和轮廓。照片上原来拍的是电影明星艾维琳·罗德热尔，背景则是一个峭壁重叠的小岛。只见她从海水里走出来，岸上有个肌肉发达、留着短髭的年轻人在冲她招手。这张照片就这样登在杂志上。可老头子看到的却是另样的景像：有个轮廓不清的躯体泡在水里，岸上的另一个躯体同样显得轮廓不清。看得真切的只是一个妇人的形象，她已经不再年轻，却仍然相当美，长着一双富于表情的大眼睛。

“帕诺塔罗斯先生！轮到您了！”

让报纸挡住脸孔的老头子迅速地戴上黑眼镜，把杂志卷了起来，塞进口袋里，迈着沉重的步伐，背显得更加驼，皱纹显得更加深，经过那闪闪发光的超新星，经过那火星人的金字塔，经过那螺旋状的银河，朝着那扇白得耀眼的门走去。门那边，那位著名的未来世纪的女未卜先知正等候着他。

“帕诺塔罗斯先生！”秘书通报了一声，立刻就不见了。

密莱瓦不由颤抖了一下。他没有时间先看一看来访者的名单，所以让这位被通报者的名字给吓了一跳。昨天，电视台和报纸报道了帕诺塔罗斯上空发生的一场惨剧：一架轰炸机和另一架空中加油机相撞了，两架飞机上侥幸生还的人只有四个。而眼下她面前出现一个人，穿一身黑，用的竟是那个出事地点的名字！

但密莱瓦很快就醒悟过来。一个未卜先知者是不该流露出丝毫惊慌情绪来的。

“请走过来！坐下！跟在家里一样，别拘束。”

老头子坐了下来。那几乎凝成一片的昏暗，那穿在密莱

瓦·英格尔身上的长长的黑连衣裙，那被一副白得透明的面孔衬托出的沉甸甸的发光的黑发，再加上那隐匿在衣服深处，几乎让人察觉不出的身躯——这一切产生了效果，一帮神经不健全者就这样被引入幻境。密莱瓦做了个勉强看得出的动作。天花板突然闪闪发光。曾无数次观看过天空的老头子认出了他所熟悉的星座。它们不是停在那里不动，而是缓缓运行，象在天象馆里那样。

密莱瓦也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一把类似牙科医生用的圈椅。随着她在招魂术的迷睡中越陷越深，那把椅子也越往后仰，几乎达到水平程度。但进入深度的昏睡还需要五分钟。这期间来访者可以提出自己的请求。密莱瓦作了一个有关布利梭摩里达的简短介绍，医生往她裸露的双臂上接上测量仪。

“帕诺塔罗斯先生，请别认为即将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超自然现象。我能够和那居住在一三二一七·一——十三星系中遥远星球上的唯一的、拥有无比巨大才能的居民进行联系。布利梭摩里达能看见地球上发生的一切。这种现象的本质我还不完全清楚。某些知名学者，比如说古德明教授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宇宙范围的心灵交通才能。我得事先告诉您：水和地球外壳甚至对象布利梭摩里达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来说也是一种障碍。您大概也听说过，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布利梭摩里达不能够找到埋在地下和藏在海底的宝藏……好吧，请谈一谈您有什么要求。”

老头子抬起头来。密莱瓦的名声保证她毋需于再施展一般女占卦者通常使用的狡猾手段。但多年来的经验告诉她，不能稍加疏忽，掉以轻心。情况常常是这样：被猜中的细节往往比预言本身更能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帕诺塔罗斯先生，您在让一种沉重的损失折磨着自己。”密莱瓦的职业教会她几乎能准确无误地从来访者的面部表情判断出他们之所以来找她的原因。

“是的，是的。”老头子痛苦地点了点头。霎时间他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代替这个密莱瓦·英格尔，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另一个穿游泳衣的女子的身形，而代替那个身穿白工作服，从黑暗中浮现出来，正朝密莱瓦走近的医生，另一个留着黑短髻的轮廓不清的男人的身形。在他们身后，在仅仅由天花板上的星光把室内的昏暗照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妇人和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他们看上去栩栩如生。老头子呻吟起来，闭上眼睛。

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幻景消失了。存在着的只是真实。瞧，这是密莱瓦·英格尔本人，这是那个用灵活动作往她臂上缠橡皮带子的医生，还有女占卦人目不转睛注视着的那个微微晃动、模糊不清、似人非人的东西。老头子一下子还闹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后来才回想起秘书的解释。

“密莱瓦·英格尔小姐开始进入昏睡状态”，医生低声说道，“但她还能听见你说话。请用清晰的低语说出您的请求。”

“请求？……啊，是的……大夫，您能不能告诉我，现在是八点钟？我的表大概停了……”

“整八点……说说您的请求吧……快一点……再过几分钟密莱瓦·英格尔小姐就听不见您说话了。”

“这么说，我的表还是准的……真怪”

密莱瓦的眼睛闭上了。身体的重量压得圈椅缓缓地平展开来。

“请说吧！……请说吧！……布利梭摩里达在听着您

呢！”她微微翕动着双唇，象是做出极大的努力，在穿透一道阻隔于她和人们之间的无门窗的墙。

“请说出您的请求吧！”医生低声说道。

“大夫，请您出去！”老头子尖声回答。就仿佛，这段时间内他自己一直处于昏睡状态，直到现在才清醒过来似的。

“怎么，您难道不相信我？……”医生嘟囔着说道，“好吧，这回破个例……如果半小时内密莱瓦·英格尔小姐醒不过来，请招呼我一声”。

“别担心，她会醒过来的。甚至比您想的还要快一些！”老头子的脸孔上浮现出一种类似微笑的东西。

“请说吧！请说吧！布利梭摩里达在听着您！”声音从圈椅里传了出来。

确信门已经牢牢关上之后，老头子猛地转过身来向着密莱瓦。

“他听得见我们说话吗？要是听得见的话，就请您问问他，您的丈夫为什么没有来？”

“我的丈夫？”出于惯性，密莱瓦仍然用那种阴沉可怕的低语说话。

“是的，摩恩和杰利，侦探公司里的杰利先生。我们已经商量好，整八点在您这儿见面。”

就在这一瞬间，门砰地一声打开了。房间里走进来两个男人。

“瞧这乌烟障气的！”摩恩头一回看到这种施展心灵交感术的招魂场面，错把轻轻浮动着的光雾当成了烟。

“您啊，总是象往常那样，把一切给庸俗化，”杰利微笑着说，“难道您就没有看见，这是灵魂？米妮，快把这套

肮脏玩意儿收敛起来吧！”他转过身来向妻子说道。

密莱瓦登时忘记自己还在昏睡状态，猛地从圈椅里一跃而起，去扳操纵杆。可那雾状物就是不愿意消失。密莱瓦突然用那只痉挛的手把操纵杆纂得紧紧的依然无效。

“又出毛病啦！”如诉苦地说道，“还得把电工找来。”

“算啦，就让它这样吧。”杰利摆了摆手。“开灯！”

强烈的电灯把幽灵驱散了一半，但悬在天花板下方的半透明的挡板还在执行它那已经不再需要的神秘主义功能。原来一架秘密设置的放映机正往它上面投射出发光的映像。

“对不起！”老头子站起来。”我原不打算干预您的秘密。我这么做实在是迫不得已。我现在处境很危险，杀害我妻子和儿子的凶手正在跟踪着我。所以，我不能把跟穆恩先生和杰利先生的会见地点定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只能在您这儿……”

“那你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一声呢，克里斯特？”密莱瓦责备开自己的丈夫。

“我不是告诉过你，什里维尔先生要来……”

“什里维尔先生？”密莱瓦不胜惊呀地看了看这个衣着寒酸的老子。“这就是什里维尔本人？”

“我就是，”，老头子摘下了黑眼镜。“我刚才是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

这一下密莱瓦才认出他来。这张面孔看上去实在不那么皱纹密布，这副身形看上去也实在不那么弯腰驼背，她在报纸上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他们。这就是那位焦苏阿·什里维尔，亿万富豪，许多大百货商店的主宰，无数工业企业的拥有者。

“我希望，您不会出卖我职业上的秘密。”密莱瓦微笑着说道，“您有您的商店跟股票养活着您，而我……”密莱瓦用一种表示请求原谅的手势指了指发光的挡板。

“那是当然喽，”老头子点了点头，“这涉及到我们相互间的利益。”

“嗯，这一下子你那个妇人的好奇心总算得到满足了把……”杰利对妻子说道。

“再见，什里维尔先生！”密莱瓦理解了丈夫的那句没有说完的话“祝您成功！”

密莱瓦苗条的身影刹那间遮蔽了一下那微微闪光的幽灵，门无声地开向一边，又无声地关上。

什里维尔坐了下来。现在他重又显得极端疲惫。

“您确信，您身后确实没有人跟踪吗？”穆恩问道。

这我可不清楚……我采取了所有预防性措施。这套衣服是我从自己仆人那里借来的，汽车也故意挑了辆最旧的——是在一家没人认识我的汽车行租赁的。”

“请说说那桩主要的事吧，什里维尔先生！”杰利催促他道。

这桩事让我自己来说实很困难……是个过份沉重的打击……但我准备努力控制住自己……”什里维尔把身子坐直，解开黑大衣，痉挛地大口吞吸着空气。“这一切开始于一年之前。我的一些大百货商店有人开始砸玻璃橱窗，另一些店铺有人施放催泪弹，还有一些遭到了大胆的洗劫。后来出现了一个人名叫切尔姆斯先生的。自称是罗得·加埃塔诺的代表……这个名字你们应该很熟悉。”

穆恩点了点头。罗德里戈十年前应他那位走运的哥哥加埃塔诺之召从西班牙回来。在他哥哥惨死于对手们之手后，

他很快找那帮人报了仇，并成了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的全权首领。这个辛迪加的成员们贩卖毒品，开设赌窟和妓院，但他们那种今人难以置信的收入的主要来源则是有组织的恐吓勒索——一种美国匪徒惯用的讹诈。

“我得按月把我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付给罗得！”什里维尔继续说道”，答应给我的交换条件是我的商店不受侵犯，免遭其它匪帮的骚扰。我拒绝了，认为宁可把他想勒索走的这笔钱作保卫之用，也比妥协退让强。切尔姆斯警告我说，这么一来等待着我的将是一场巨大的灾祸。但这种威胁并没有形成后果。我的商店受着整整一个侦探机关的保护。骚扰不再发生。我开始认为，罗得·加埃塔诺已经对我束手无策。但紧跟着我那小儿子罗尔有一回被人绑票未遂，直到这时候我才决定把我家里人送往帕诺塔罗斯。这是地中海岸边的一个城市。当年，我和我妻子游历西班牙期间，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奇妙的风景，没有任何游客，清一色的当地居民……我的妻子非常古怪，她对喧闹的社交界活动从来就不喜欢。我给家里人选择的这个居住地点对于仆人，甚至对亲戚们都是绝对保密的。为了谨慎起见，所有书信来往都是通过巴黎侦探机关。一切看上去都很好……可今天我收到一封电报是从帕诺塔罗斯拍来的。拍电报的人是当地警察局长。他通知我……”说到这里什里维尔用双手捂住了脸。

穆恩和杰利窘迫不堪地把脸扭开，不忍看着什里维尔在他们面前强自压抑自身的痛苦。终于那双无力的手从那张湿漉漉地挂着泪痕，变得瘦削了的面孔上垂落下来，额头上还留有鲜红的指印。

“死了……两个人……鸟娜和孩子。电报里说，他们是吃罐头时中毒死的。我相信，他们是被杀害的。”